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 论财富的分配和 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论财富的分配和 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776-4/F·352

---

1994年10月第1版  
1999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3 000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7千  
印张 9 $\frac{3}{4}$  插页 4

定价：14.70元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7年先后分七辑印行了名著三百种。现继续编印第八辑。到1998年底出版至34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8年3月

## 出版说明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 (Richard Jones, 1790—1855) 的代表著作。琼斯于 1833—1835 年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1835—1855 年任东印度大学黑利伯里学院的教授, 讲授经济学和历史学。其间先后担任过英国什一税委员会和慈善委员会会员。他从 W. 休厄尔、J. 赫谢尔那里学到对各门学科的归纳研究方法, 并在政治经济学中予以运用。1831 年出版的这部著作, 就是他运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在本书中, 琼斯分门别类地研究了地租的一切变化: 从原始的徭役劳动形式到现代的租地农场主地租。他考察了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以及货币地租的转化, 考察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以土地所有权的各种不同形态为出发点的劳役地租或农奴地租、分成制地租和印度农民地租等各种形式的地租。其中许多是李嘉图没有描述过的。琼斯便据此抨击李嘉图的学说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李嘉图的学说仅仅是抽象的推理, 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的观念并无确实的真实性, 不过是政治哲学体系上的一些“妄想的假设”。

琼斯还探讨了各种土地所有制下实际地租的情况。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对地租的最后形态有所影响。他认为, 随着资本主义地租转化为超额利润, 土地所有权对工资的直接影响就终止了。也

就是说,直接占有剩余劳动的人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资本家。地租的相对量仅仅取决于剩余价值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而不取决于对这种剩余劳动的榨取本身了。琼斯认为特定地点地租增加的原因有三种:一是在耕作中积累的资本量增加,收获量因之增加;二是更适当有效地运用已有的资本;三是在资本量和收获量不变的情况下,将原收获量分配给生产阶级的部分减少,而分配给地主的部分增加。李嘉图仅仅分析了第三种原因,而琼斯却注意到了其余的两种。因而,马克思说:“同李嘉图相比,琼斯不论在历史地解释现象方面,还是在经济学的细节问题上,都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他的理论中也有错误。”琼斯作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后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自然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衰落和瓦解,但同时他却许多政治经济学问题上超过了李嘉图。因而他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现将他的这一代表著作翻译出版,以供读者研究参考。

本书原著正文无章题,仅有第一卷,目录上反映的章题往往是该章第一节的节题。中译本完全根据原著译出,未予更动。

曾有人向我提意见，说我对“地租”一词没有给予正规的定义。这一点遗漏，不是有意的。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要从定义中得出结论，几乎肯定会犯错误。但是，论述定义的使用和滥用，在这里是不合适的。我已经指出对土地所有人的报酬的起源。我已经叙说了这种报酬的发展。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读者真正不能理解我们在研究的东西，我感到遗憾。可是我认为，一开始就给他一个定义作为推理的根据，不会对他有真正的帮助。



## 序 言

各个国家贫富不同的原因，自然而然地无论什么时候都引起人类热切的注意。然而，有很长一段时期，人们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很难理解的地方：一国人民可以致富的唯一途径是取得货币或者金银，而变穷的途径是失去这些金银。因此，使国家富起来的方法在于首先拥有尽可能多的珍贵金属，然后紧抓住不放，使存量不断增长。

我们必须在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陆续采取的各项措施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各种自成体系的措施中，探索从威廉征服英国到18世纪中叶各个时代的粗略的可是很明确的政治经济学。

然而，在这比较晚的时代以前，有一个时期，人们迂回曲折地通过大量的、模糊的重商主义文献，可以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朦胧的真理——一种暗示的而不是显露出来的怀疑，认为，归根到底，那累积的金银，就国家而言，也许不是增加它们的实际财富的唯一方式。可是仍然要等到加利亚尼在意大利、哈里斯在英国、魁奈在法国、尤其是斯密在苏格兰发表了各人自己的著作以后，人们才承认一项已经确立的原理，经过系统地研究和理论的证明，认为国家财富的内容可以不是仅仅限于黄金和白银，而是包括至少人们愿意用金银去交换的一切东西。

用这种新的和放大的眼光来看，那些促进和便利或者留难

和阻碍财富生产的情况，立刻成为人们急于要研究和思索的对象。在这条新路上斯密领先走在前面，自从他的时代以来，人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决不能和他所取得的结果相比。可是对那些从事于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一部门的人来说，不久又出现了另一个部门。要仔细研究那些影响国民财富的生产的情况，而不注意到和财富的分配有关的那些情况的重要性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并且，试图发现决定土地所有人、动产所有人和劳动者各人在年产量中应得份额的法则，就会引起大量的研究，或者（也许不如说是）大量的推测。这种推测会进行得比较认真，如果人们察觉到——他们不久必然会察觉到——有权力维持某种特殊的税收方式，使其能促进生产，而这种权力在人们制订法律、可以决定社会中不同阶级在每年创造的财富中分享的份额以前，很少有人了解。

可是，探讨过决定财富分配的原则的那些人的劳动，还没有取得像那些研究影响产量的情况的人已经取得的成功。在这项学科的最新部门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知识，确定了许多原则，这些对理论和实践都是重要的，不管应用于特殊情况的时候可能多么困难。这些构成一些政治的真理，对这些真理的可靠性和永久性，人类中开明的和富有思想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大多数已经默认。而人们试图解说财富分配的指定路线，以及阐明一些限制和决定地租、工资和利润的法则的种种努力，至今除了导致许多矛盾的意见以外，仍然很少成就；并且，在某些方面造成惊人的、令人不愉快的、讨厌的和十分有害的谬论。

有关这些论点的最早的主要著作家（法国经济学家）的学说的萌芽，可以相当清楚地溯源于我们自己的伟大的洛克的一些草率

的和肯定很谬误的意见。这一派哲学家最后幻想他们可以严格地证明,地租的一部分(净收益)构成一种特殊的基金,国家所有的税收必须完全从这里直接或者间接地取得,这种古怪的和无益的教条,出于他们之手,所根据的推理和假设似乎得出结论,认为工资数目和利润率是由一些原因决定的,这些原因使他们受不到变动的影 响,并保全它们在任何可能的税收计划的作用中不被波及。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有一些谬误以及很多轻率的和复杂的推理,但其中也有许多真理;有些是属于高级的,具有长期的重要性。可是这些东西也不能挽救那些真理的声誉,并且,由于和大量的谬误交织在一起,有一个时期不那么流行,因而就不那么有用,否则一定不至于如此。这一理论体系曾获得一些忠实的和狂热的信徒;可是,尽管有这些人的热诚拥护以及它本身在理论上的可取之处,人类本能的判断却厌恶它的古怪的结论;它起初受到广大读者的嘲笑,后来,除了在文献史上留下一点痕迹以外,简直被人遗忘。斯密对他的伟大学科的这一方面做的工作很少,而且就连这一点点工作也没做好。可是他的清醒的头脑未曾发出荒谬的言论,像在他以前的某些人以及在他以后的许多人的著作中那样。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深入这种研究,这也许可以说明他意识到自己要避免的这些困难。然而,关于他这个人,确实可以说,凡是期望一个人的头脑能做的工作,他都做到了。他已经证明、应用、联系和增加了在他的时代以前孤立存在于他的学科中一个主要部门的那些真理,其中大多数是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彻的。我们知道,这个学科本身也是由于他的著作成功而突然提高到参与人类理智努力的伟大目标的行列,并且,似乎永远不会再失去这种地位;我们必须希望,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sup>①</sup>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

<sup>①</sup>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收的性质和数目；并且，他不满足于这样，就根据同一狭隘的和有限的资料，着手创立一种全面的财富分配的理论体系并说明世界上利润率或者工资数目所以发生变动的原由。李嘉图是有才能的人，他提出一种理论体系，很巧妙地把一些纯粹假定的真理结合在一起；但是，只须全面地看一看世界上实际存在的一切，就可以显示它和人类以往的及目前的情况完全不符。

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一直受到更糟糕的谩骂。他以卓越的聪明才智，一下子使得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人类具有的繁殖力，一种增加人类总数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长期发挥到最大程度，或者即使到一种比较小得多的程度，就会显然超过食粮任何可能的增加；并且他曾说明，各国人口很大一部分的幸福或者苦难，必然总是决定于他们自己控制这种力量的程度，或者决定于人口被外部情况压低到粮食水平的方式。他所揭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在关于决定各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状况的原因的研究中，必然总是占突出的地位，并且在那些目的在于说明支配一个民族的总人数的变化和每个社会的广大群众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数量的研究部门中，占最突出的地位，或者换句话说，它的工资率。可是，要创立并办好这样重要的一个人类知识的部门，不大可能是一个人的事；马尔萨斯先生的伟大著作肯定会含有许多谬误的成分，也包含一部分他不幸第一个加以论证的持久的真理。那些谬误的来源，部分地在于一种逻辑上有缺点的、他提出和研究的对人口的抑制因素的分类——部分地在于他思想上存在的某些模糊和犹豫之处，关于实际上人们可以期待道德原因的力量对人类的自然倾向发生作用、从而影响各国人口数字进展的程度。

真正著名的人物享有一种特权，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智慧一样，会产生很多的后果。马尔萨斯先生的错误立刻引起各式各样的争论，并产生一种说法，使整个问题蒙上一层阴影，给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十分有害的影响——确实，比任何没有天赋能力可以预见到那种古怪的轻信和鲁莽相结合的人可能预见到的危害性更大，这两者的结合是把他的猜想推进到假定的实际结论的许多著作的特征。

把地租和人口(从它影响工资这一点来说)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我们将发现，马尔萨斯先生所阐明的真理的萌芽已经被用来明显地支持像这些理论：(1)地球表面上土地的所有人的收益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不同土地的质量不同，只有在所耕种的土地的生产力的差别增加时，土地所有人的收益才可能增加；(2)这种增加，总是同时伴随有农业的生产能力减低，以及生产阶级的所得减少，并且总是带来损失和痛苦；(3)因此，需要这种增加的地主的利益，总是必然和国家的利益以及社会上各个其他阶级的利益对立的。社会中又一个主要集团——农具所有人——在国家通常发展中的命运和地位，也是在几乎同样令人沮丧的精神中被决定的。劳动的生产能力方面这种低减的后果(人们认为这应该由日益增加的地租表示)，据说以低减的利润率的形式影响到资本所有人；这样，他们自己的报酬，以及他们积累新基金以便雇用劳动的能力，总是在经历一种不可避免的逐渐低减的过程，同时耕种扩展到新的土地，或者增加用在原有土地上的力量。因此，这两个比较富裕的阶级中，一个担心人口增多和耕地扩大会给他带来那种建立在公众痛苦上的、引起反感的财富，另一个则感到一种逐渐的但是不可避免

的腐朽趋势，这种趋势起源于同样的原因，并以同样的速度在进展。

这里所揭示的人口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广大人民——的命运，还要更可怕。就他们来说，还有一种原因，一种像土地的肥力递减那样决定于不能改变的自然法则的原因，把他们不停地驱向苦难或者犯罪。作为身体的组成部分，他们被赋予一种增殖得比生活资料快的能力和倾向。他们的人数，只有靠那种使自己沦于犯罪或者痛苦的抑制措施，才可能压低到生活资料的水平，或者进入一种纯洁的精神节制状态。根据这个理论的创始人给它的狭隘定义，这种状态必然极少，因而不能靠它来限制痛苦和罪恶行为的广泛作用。

这最后一项意见实际上主要以前面提到的一种逻辑错误为基础，把那些原因归结为对人口的种种抑制；可是这项意见受到了利用，被轻率地和有危害性地推进到十分令人厌恶的结果，大大地增加那些不协调和痛苦的成分；人们认为，这些成分曾被证明在人类身上和人类居住的大地身上存在。据这一派著作家说，这些成分，随着世界上有人居住以及国家进步，必然会进入一种越来越发生作用的状态。取得这些结论的过程，实际上，含有不注意事实和过分利用纯粹推理能力可以造成的几乎各种可能的谬误。首先，他们假定，随着各国人口增长和变得比较文明，农业劳动中会有一种不断低减的能力；然后，那些靠体力劳动取得生活资料的人（土地的劳工阶级），完全靠从收入中节省下来的基金来维持。这一假设，对世界的一个角落或者地区来说尽管是真实的，但作为一种普遍的事实来说，却是虚妄的。还有，在这些主要的和致命的错误以

外,再加上一种看法,认为随着国家变得人多和富裕而可以看到的利润率低减,表明积累新资源的能力在降低;这一信念,没有坚强意志敢于不顾经验、不顾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历史和统计情况对真正决定各个社会中不同的积累资本的法则,是不能领会的。可是这些学说在理论上的谬误,在那些习惯于使理论观点受事实考验的人看来,尽管一定很突出,可是由于它们在实际推论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大胆,而被冲淡。想象的农业收益不断减少——那假定的对积累进展的影响——再则,由于根据一项本身就是虚妄的事实作出的错误判断,认为人类没有相应的能力为日益增多的人数提供资源——这些论点,起初曾有人支持,摆出一副武断的科学优势的神气,似乎人类幸福的永久性和天定的自然作用的法则两者之间有一种强加的矛盾。这些论点中隐晦地但是自信地和小心地暗示,指导人类内心的那种最珍爱的道德情操,归根到底只是一团迷信,人们也许可以希望它会随着哲学的进展而衰微下去。有一些方法可以避免造物主原来赋与人类的情欲,并准备推广使用,因此最终可以使人类的聪明智慧克服上天在造物安排上的缺点。关于这种使人难受的哲学含有的大胆的细节——它的持久的遮羞的罩衣——以及关于怎样使这种哲学和一部分人口发生接触的情况,在这里不得不避而不谈。可是关于这些想象中事物的理论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污染了有教养的阶级中一部分(我们希望是很小的一部分)人的道德情操。这些想象中的事物,由一些乐意的有资格的人士辛勤地传播,已经开始了那种实现自我堕落的无耻工作,并且在下等社会的一部分人中消灭了一切具有道德尊严或者道德价值的情操。凡是熟悉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这些是毫无



疑问的事实。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低估一种肤浅的哲学理论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和结果，如果我们准备主张联合起来，通过必要的艰苦努力，奠定关于这些问题的有益的真理体系的广泛基础。我们希望表明，这种真理体系可以稳妥地和巩固地建立起来。

可是，虽然它们曾有过适当的从事于有危害性和欺骗性的活动园地，假如有人认为我们提到的那种学说曾受到普遍的欢迎，那就错了。急于要提出一种理论的哲学家，有时候可能闭目不看他们周围这个世界提供的改正意见；可是广大人类各有不同的习惯，这些习惯是根据人们对于从许多原因的混合作用中发现重要的一般原则的方法的比较合理意见形成的。不需要很多敏锐的逻辑头脑就能觉察到，政治经济学中所谓普遍适用的准则，只能以最全面的对社会的观点为基础。决定那些处于不同环境下的庞大的人类团体的地位和进步、以及支配他们的行为的原则，只能从经验中得出。确实，一个人必然是肤浅的推理者，如果他仅仅靠有意识的努力，凭自己的见解、感情和动机，以及范围狭隘的亲身观察，并根据假定的推理，就期望他自己能够预测庞大的集体中所有成员的行为、发展和命运，这些人在精神或者身体气质方面和他自己不同，并受到气候、乡土、宗教、教育和政治方面各种不同之处的影响。可是，随着个人的推测第一次求助于真实存在的集体所提供的经验的结果，所有我们以上讲到的关于财富分配的准则的信念，一定会立即消失。只要我们丢开书本，请教世界上的统计图表，就会看出，那些地租最高的国家里并不总是表现农业效率的低落，而是它们那里以最小一部分人的劳动就能维持最大人口的优裕的生活。人们承认，可以在人口和财富增长中看到利润率降低，但并不把它

看作同时带来工业的任何部门中生产能力的降低，而是在利润低的国家（例如英国和荷兰），工业的效率非常高，以及资本积累的速度非常快。另一方面，在利润率长期和经常高的那些国家（例如波兰以及欧洲和亚洲的许多比较原始的地区），工业的生产能力几乎是众所周知地薄弱，资本积累的速度更是臭名远扬地低缓。这些事实直接导致人们作出结论，认为高利润连同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快速的积累，在人类历史上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对这个结论的仔细分析将充分显示它的正确性。

再说，看看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中不同阶层的增长率，立刻就看出：高级和中级——就是，能够几乎任意支配粮食和一切有益于健康的生活资料的那些阶级——和那些生活资料不足的人比较起来，保持独身的较多、结婚较迟，并且增加得较慢。再以国家和国家相比，也发现同样的事实。我们看到那些生活资料比较充裕的人口，不及那些公认是最困苦的人口增加得快。这些事实，对一个没有成见的观察者来说，立刻表明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种种原因及其影响，在物质生活丰裕和精神生活提高的过程中，有助于节制人类增殖能力的发挥，<sup>①</sup> 并且不会明显地化为痛苦，和几乎同样明显地不会成为纯粹的罪恶行为，或者成为一种无可指责的道德节制

---

<sup>①</sup> 我们不准备提到萨德勒先生宣布的那种自然规律，据说随着人口变得稠密，女性的生殖力就低减。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几句话以后再说。目前只须说明，一个草率的观察者一定也能看出，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起节制作用的原因确实存在，并看到它们和痛苦、邪恶、或者无可指责的道德节制有所不同。要说明那些原因的性质，弄清楚它们的细节，它们的作用在不同的文明阶段和组织不同的社会中被人感觉到情况——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做好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必须有广泛的和耐心的观察，以及慎重的推理。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作者以后将努力一试，深切地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状态。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本身就足以引起对那些沉闷的理论体系的怀疑，这些理论说：整个人类受到一种冲动的无法抗拒的支配，不断地把人类的总数推向他们所能取得的生活资料的极限；并且，甚至财富和物资丰裕也只是驱使社会逐步地可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贫困的力量。

那末，在社会的不同阶层的命运和变化多端的相对地位（像在通常的文明发展中看到的那样），以及那令人沮丧的结局、经常的衰退趋势、矛盾的利害关系不断地对立之间（像比较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揭示的那样），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一定会使一个肤浅的观察者留下深刻印象，如果他认为值得依赖事实的话。

不必妄图否认，由于这个原因以及或许某些其他原因，一种对整个学科的厌恶情绪已经在潜入一部分公众的思想。人们已经不信任政治经济学。它的结论必须根据的事实，被认为太容易变化，并且在彼此的结合方面太变幻莫测，以致不能对它们作精确的观察或者真实的分析；或者，结果，它们不能产生任何靠得住的和永久性的一般原则。人们倾向于甚至不肯从事于研究有人提出的意见，如果他们认为结果只能使人吃惊而不能使人信服、然后就烟消云散，让位于另一套自相矛盾的谬论。

这种冷淡态度对知识的增长曾有过不利的影响，使得促进知识发展所需要的人力离开这一方面，而这种人的头脑最有能力消灭错误和推进真理。可是，稍微想一想就一定会看出，许多讨论这门学科的人所引起的怀疑，已经被不公平地扩大到这门学科本身。

一定要承认，政治经济学必须使所谓普遍适用的准则建立在

经验的基础上；必须牢牢记住，凑合在一起而产生这门学科所熟悉的那些混杂的原因，只有通过反复观察各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才可能分析、研究和彻底了解；并且（除了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决不能对它们进行预先计划的实验；而且，我们不可害怕那不能避免的结论，所谓关于这样一个学科的知识的发展一定是困难的和缓慢的。<sup>①</sup> 其错综复杂的程度几乎和需要研究的范围完全成比例。再说，这些问题，尽管需要慎重考虑，却完全没有使人灰心的地方。相反地，对一个熟悉归纳法科学走向完善境界的通常道路的人来说，我们在工作中需要研究的资料之丰富多采，恰好给了我们理性的基础，可以抱坚定的希望。

航海术的进步和冒险精神，渴求知识、利得或者权力的心情，揭露了有人居住的地球表面上大部分地方的社会结构。现在我们可以一次广泛的探测中看到这种结构对人类社会的财富和幸福的影响，从他们的最原始的到最先进的状态、以及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这广漠的实际观察的现有园地以外，过去时代的全面经历又加上一个园地，其范围不比前者小。确实，最能说明任何知识部门中的原理的那种事实，在人们对原理本身有一些微弱的认识以前，不大会被仔细地记录下来。因此，以往的历史学家不注意保存各种事实，这些事实现在对哲学研究者一定是非常宝贵的；因此，没有疑问，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和情况每

---

<sup>①</sup> 参阅附录中赫谢尔先生提出的一些意见（关于那些仅仅依靠观察取得资料的科学的各种不同的发展速度，以及那些能够利用实验的科学的发展速度）。承赫谢尔先生允许我在这里使用这些意见，虽然很可能在本书出版以前这些意见也许实际上还没有发表。

天被人忘却，旅行家或者历史不加注意，而这些资料却包含大量被人忽略的经验教训(关于这一点，本书以后将说明)。可是，当代著作家的观察结果尽管是不细心或者有缺陷，历史的广博内容到处有很多的事实，可以用来在工作中启发或者纠正我们。所以，过去和现在同时起作用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料，用来创立一种经济真理的体系，稳固地奠定在人类实际经验的基础上。如果我们透彻地观察这些资料，朴实地和细心地据以推论，仍然会认为没有希望在政治经济学的各个部门获得正确的知识，那就完全是理智上缺乏勇气。这项任务尽管困难，我们还是可以希望终于会看清楚分配的法则，按照这些法则，土地与劳动的产物被分给在各种不同形式和不同情况下构成人类社会的各个阶级；并看清楚那些特殊的分配方式的影响范围，怎样对生产能力、以及各个国家的政治的和道德的性质和结构发生作用。

也不应该让那种在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分支部门先后采用和消失的、将成过去的理论挫伤我们未来的希望。在这里显然又犯了一次错误，这种错误，人们在追求人类成就的其他目标中犯得太多，以致想要加以揭露的努力已经令人厌烦。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仆人和解释者”而得到的具有那种智慧的伟大先知的警告又一次虚发。<sup>①</sup> 人类宁愿用“预期”的方法，而不用“归纳”的方法；<sup>②</sup> 他们已经害怕那些无可避免的条件，那种只有靠它才可能安安稳稳地取得知识的一定的劳动。他们在建立普遍原则的努力中，太早地

---

① Nov.Org.Ap.1.

② Nov.Org.Ap.26 至 30 以及随处可见。

放弃了必须长期地谦逊地、置身于事物中间的责任，以便提早从事于比较有趣味的工作，创立那些具有给人深刻印象的普遍性的准则，这些准则似乎立刻把研究者抬高到他的这门学问的立法者的地位，并且好象由于理智能力的某种突然表现，使得他立刻就能控制这门学问的细微的地方。

因此，人们感到缺少真理，不是因为对人类的经历和境况进行不断的和全面的研究不会产生真理（即使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也不会），而是因为在传播错误方面曾经是最突出的那些人已经真正完全离开这种研究工作，把他们的推理所根据的观察资料局限于自己身边的一小部分世界；然后立即着手建立一种理论和意见的上层建筑，或者全部不真实，或者，如果部分地真实，就在应用方面以及为它们搜集的资料来源方面同样受到限制。<sup>①</sup>

包括下面一部分内容的这部著作，是按照一种不同的计划创立的，抱负不那么大，目的不那么崇高，虽然希望它还是和那些从一开始就规定支配整个学科的准则的那种著作同样有用。我的目的曾经是发现那些决定土地和人类劳动每年生产的财富怎样分配

---

<sup>①</sup> 一个几乎像是固执己见的例子（但是关于一项比较次要的理论），出现在一本讲政治学的小书里，作者M.德斯蒂·德特拉西是个相当有名的形而上学著作家。这很奇怪，因为毛病是由于一个似乎为了替它在这种情况下以及一切类似情况下辩解的公式而引起的。在陈述了他作为在法国各地的一个业主的个人经验以后，他说：“在有足够的观察范围时，对研究的深入就比扩大更有收获；”然后他根据一条使懒惰的空想家感到安慰的准则，宣布一项所谓普遍适用的法则，“分成制佃农”是对劣等土地使用的特殊办法，“是适合于劣等土地的”一种状况，这种说法的极端谬误，M.德斯蒂·德特拉西一定立刻就看出，或者任何水平远不及他的人也是如此，如果他曾有幸把自己的研究扩充到其他地区、国家或者时代，而不是根据有限的所收集的事实深入地猜想。M.德斯蒂·德特拉西著《政治经济学论文》第122、123页及注。我们将看到，M.德特拉西在一个论点所做的工作，别人在整个体系中已经做了。

的原则，以及这些原则在生存于各种不同环境下的人类团体中起作用的影响。我曾努力要做到这一点，要在所谓只有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能在这种问题上提供任何可靠保证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关于未来的预测。

我从分析地租开始，因为这个问题方面一点微小的进展就足以显示世界上较大一部分国家仍然处于那种应该称为农业的状态：就是，在这种状态中它们的大部分人口完全靠农业维持生活，并且因为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土地的所有者和占用者之间的关系决定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情况的细节，以及他们的政治制度的精神和形式。在追溯地租起源的情况或者使地租在发展中受到影响的种种情况时，作者首先选定并考查了几种很明确的租佃制度，世界上耕地的占用者很快就表现得属于这几种。下一步是努力说明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之间合同的各种形式和条件，这是对这两种人各不相同的；并说明在这种合用流行的社会中明确的影响，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或者道德的影响。在进行这种广泛研究的过程中，显现出一些重要的原则，可以适用于整个的地租领域，从最普通的观点来看。

其次，然而更重要的是从每年产量中分得的一份，是作为劳动工资被消费掉的那一份，把它放在第二位而不放在第一位，只是因为只有在研究了大多数劳动者所付的各种地租的形式和条件以后，才可能看清楚那些影响世界上大多数劳动者所得报酬的数目的原因。

在对工资进行研究中，我一开始就求助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使人们了解，第一，养活全世界劳动人口的基金是什么；第二，有多

少人分享这项基金,是由什么法则决定的。

把这两部分的研究结果联合起来,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关于那些决定各种不同阶级的情况和前景的知识。仔细观察人类社会的整个表面,就能使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前景。

首先列举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说明了这些基金是多种多样和各不相同的,以及在这些不同的基金中,从所得中节省下来、非常适当地称为资本的那部分,是仅仅一个部分和最小的部分。

在探讨那些分享这些基金的人数中,整个人口问题出现了,我们无法避免要研究那决定人类的生殖能力、以及使这种能力的发挥及其结果受到控制这两方面的法则。然而,要把这种一般评议的结果应用于我们眼前的工资问题,就必须提到那些用来养活劳动的各种资金,对它们的起源和限度作好分析;并且,通过讲到由这种基金养活的各種人的历史和情况,表明那些基金的性质方面有些什么特点,对劳动者的习惯有极重要的影响;并通过这些,激发或者控制他们想要增殖的意向。

决定劳动阶级人数以及用于维持他们生活的基金的数目这两者的波动的法则,那决定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形式下的工资率的种种情况,一经说明,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作了这样的准备以后,并对一些特殊社会在统计、道德和政治方面实际情况具有适当的知识,我们就可以有相当信心地应用我们的关于一般原则的知识,不管是为了说明他们目前的状况,或者是为了预测他们的人口总体的未来趋势。

一年的产品归于资本所有者的份额,也是根据从我们所能进行的对人类社会总体的各种细节和变化的最全面的研究中得出的



原则来探讨的。在执行这一任务中，我没有把自己局限于那些影响利润率的情况，而是把利润总体的增长作为一项同等重要或者实际上更加重要的问题。为了要了解这些数量中每一项的波动，我考查了世界上就在我们眼前呈现的积存资本的各种各样和逐渐增多的作用，首先，这种迹象可以在那些未开化的部族或者国家中找到，在它们那里可以看到野蛮人在制作自己的武器，或者种田人用很少的工具在试作最初的、不完善的耕种。然后，经过许多中间等级，进展到那些比较出色的工业和艺术的部门，可以看到人类拥有许多代人连续不断的积累，以及他们本身的贡献；并且，借助于这些积累，发挥出一种支配一切的和日益增多的生产能力，或者用来开发地球上的资源，或者用来按人类的目的改造物质世界。

在这种发展的每一步，社会都被认为获得一种新的印象和有了一种改变了的形式。为了找出那决定这些变化的法则，我们将注意资本家的成长，并看到他们作为一个特殊集团，起先简直辨别不清，然后慢慢地把自己和以前混杂在一起的劳动者或者土地所有者分开，假定国家工业这方面的份额逐渐增长，最后（在少数情况下）十分显著地和有决定性地不仅影响生产能力，而且影响国家的社会成份和政治成份。在这种研究的进展中，会注意到有各种不同的来源在逐渐增多和扩大，这会使现有的财富累积不断增多。

然后我们讲到那些决定那分给所有人的一年收入对使用的积存财富的比例，就是，决定利润率的因素。随着社会的财富增多，我们探索这方面发生的变化时，由于我们以前研究的结果，我们已经可能说明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不管和最近流行的学说多么相

反)、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例子以及少数其他例子的存在，将使我们的结论无可挑剔或者怀疑——就是，高速度的积累不断增加国家的力量，这一现象和低减的利润率携手并进。

地租、工资和利润这样地仔细考查以后，我们的主题的最后部分已经临近，“赋税的来源。”在这里我们将首先根据历史和事实，消除以往的错误，那些错误曾导致不只一派的推理者宣扬<sup>①</sup>，每年生产和分配的财富的某些部分，具有对国家不产生收入的特点，并且取得这种财富的人，不知不觉地被赋予一种力量，可以把名义上加在他们身上的捐税负担转移给其他阶级。然后通过它的许多形式和许多阶段又一次对社会仔细研究，我们将努力指出在每一种形式和阶段中国家从劳动者、土地所有人或者资本家的所得中征取的税收是什么性质和多少数目。我们然后将争取能看出各个阶级的财政力量的限度，并测定一些“点”，在这些“点”上进一步压榨单独一个部门，结果就会是对其他一个部门或者两个部门一起的实际负担。

然后再看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税收，也许实际上可能估计国家可以在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分享到多大程度而不会引起生产后退，以及限度在什么地方，超过这个限度，一切想要从人民身上征取长期的公共税收的企图就会失败，并且，如果坚持这样做的话，那就只有促使财富的来源枯竭。

毫无疑问，我们并不希望上面概述的这样大的一个领域，在一

---

<sup>①</sup> 洛克和那些论述“利润”与“工资”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关于“工资”（比较有偏见）。

次探测中已经完全弄清楚,或者它的全部经验教训已经学到手。可是不管还有多少工作需要做,想到这样通过合理的和慎重的向经验求教而得来的知识决不会使我们失望,真是令人高兴。

即使人们现在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但至少已经用这种方法取得足够的知识,可以说明那些悲观的概念,所谓社会中存在着互相竞争的利害关系之间永久的不协调,以及一种无可避免的走向最后崩溃的趋势。这种概念,由于近年来有人在这些问题上灌输的那种似是而非的推理占了上风,而在一定程度上显得似乎有理,并流行一时。我们将首先看到世界各地在我们面前出现这一显著的和毫无疑问的事实:——无论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之间的关系采取什么形式或者经过什么修改,地主的长期利益都不是和广大社会的长期利益对立的。我们要注意到种种情况和关系逐渐地出现,它们在文明的各个阶段和形式中使土地所有者的真正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完全一致;并使拥有土地的集团的收入长期的和不断增长不仅和他们的佃农的事业兴旺以及他们所在社会的繁荣相一致,而且依赖后者。其次,利润率的降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差不多总是伴随着日益增加的人口和财富而来,我们将看到这一现象并不表示工业的任何部门中比较薄弱,而是通常会带来全部工业中生产能力增加,和更多更快地积累新资源的能力。<sup>①</sup>因此,这种情况决不是像人们轻率地担心并把它说成是国家腐朽的症状那样,而是可以证明是经济繁荣和力量的迹象。

---

<sup>①</sup> 如果任何读者因有成见而立刻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那就请他放眼看看英国在上一个世纪中显示的不增长的生产和积累的能力,把这方面的情况和欧洲那些利润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中这种能力相比。我想,这里提出的意见,至少会使读者可以耐心等待正文中这种说法为事实所证明。

接下去，让我们讲到人类的肉体组织中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使人类的数目增加得极快的那一部分（这曾经是更可怕的忧虑的原因）。我们将看出，所谓这种生殖能力的结果会给社会上任何阶级的长期舒适和幸福造成真正障碍的假定，是错误的。

可是在我们带着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可说的一点点东西继续前进以前，先要提出几点初步的意见。在这里发展形成的那些原则所根据的各种社会状态，是按照它们在上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情况收集得来的。因此某一部分的苦难和罪恶，我们在每一步都会看到；其中的一部分没有疑问是人类在肉体上能够很快地繁殖的结果。而且不仅如此；世界存在一天，由于这种原因而引起的痛苦，大概总要设法应付的。因此，到现在为止，可以归因于这个来源的痛苦（像地震或者暴风雨造成的那种痛苦），属于我们自己永远不能完全阻止的那种事件。两者的起源都在于天地万物的物质构成。作为对繁殖能力的这种看法的结果，曾有人确实说得不错：有些人在由纯粹物质原因造成的邪恶中看不到任何和造物主的仁慈不一致的东西，他们在对待另一些人方面过于宽容，那些人说，世界上经常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苦难和邪恶，其原因属于混合的性质，一部分是道德上的、一部分是肉体上的，例如那些影响人类数目增长的原因。可是我们不可过分地使用这种比拟。单纯的肉体上的原因的作用所引起的坏事，和人类本身在产生这种坏事中就是一项动因的那种坏事，两者之间有重要的区别。在前一种情况下，必须忍受的坏事的数量是一定的和不可避免的，个别的受苦者无法逃避他们的厄运。在后一种情况下，坏事的平均数量可以因人类的努力而或多或少地、或者无限地减少，任何个别的受苦者都不一定成为牺

牲品。

地震和暴风雨做它们的被指定的工作，人类对于它们造成的破坏多少、或者受害者的命运，很难产生看得出的影响。必须承认，导致错误行为和暴力行为的那种激情，同样是造物主的工作的一部分，和产生肉体痉挛的那种模糊不清的原因一样。可是错误或者暴力的平均数量，通过良好的法律，或者由于健全的道德占优势，可以无限地减少。没有个别的强盗或者杀人凶手被认为是命运注定的牺牲者，由上天本身使他落得这样的下场。这两种重要的想法，很能有助于消除那种硬说凡是承认经常有一定数量的道德上的坏事存在的人，都有悲观的和堕落的倾向。如果把同样的区别应用于社会以及我们正在考虑的那种特殊的坏事，我们将在许多国家的统计史上找到一些令人满意的关于这一真理的迹象，就是，虽然由于人口过多而引起的国家困苦可以归因于人类肉体的组织，并因此而归因于宇宙的物质结构，并且大概在某程度上总可以使人相信，但是，首先，那些痛苦的平均数量可以由于人类的努力以及道德原因的反作用而无限地忍受，再则，没有一个社会是注定了必然要忍受这种痛苦的任何一部分。这种对问题的看法，显然使一切开明的和治理得很好的社会欣然满怀希望，因为这种看法对它所警告的那些个人也有很清楚的教训，告诫他们做人的目标和明智之处必须总是完成自己的责任，并坚定地继续加强使自己幸福的机会，不偷看一般的邪恶行为，以免或者引起困惑不解，或者用作原谅自己的借口。

这些考虑的问题理解以后，我们就立刻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很明显，既然和工资有关系的人口问题必须占我们的研究中一个重

要部分，我们就应该根据各个部门的以往历史和目前状况中包含的人类经验，从中收集关于在社会的各个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的情况的知识，这种知识有助于使道德节制压倒人口繁殖的能力。这样的探讨会产生这些结果。首先从这个问题一般地影响人类这方面来看，而不谈工资；我们将看到，充分发挥肉体的繁殖能力的倾向在上层阶级中很容易屈服于各种要求节制生育的势力，这种势力，随着财富和生活质量提高所带来的不自然的欲望的发展而必然增强。然后把我们的观察局限于处于社会的比较不那么先进的阶段的劳动者，我们将看到那些勤劳的阶级受到另一些控制自己全部繁殖能力的人的重大影响。当人们经过那些比较原始的阶段，下层阶级，像上层阶级一样，完全听任自己心里的动机指引时，我们就又要，像他们那样，探索生活质量提高以及不自然的欲望增多的后果逐渐影响全体群众的情况，像它们总是影响社会的上层部分那样。在生活质量逐渐提高并不缓和人口增加速度的场合，我们就能把这种失败归因于环境中或者一些国家的立法中特殊的不利因素。

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将有很多机会可以观察到，随着日益增加的繁荣而发生广泛作用的那些自然的和正常的停滞原因，从来不是不良习惯增多必然会带来的现象，更不是决定于这些习惯。上天赋予人类是非之感，所起的作用决不会和它自己的目的不相一致，而至于使堕落和犯罪成为取得或者保持人类幸福的手段。相反地，为了对人口数目的进展产生一种（在社会的任何阶段）有益的、可取的影响，所需要的那一部分自觉自愿的节制，将带来一系列有益的结果，其中有很多的尊严、精力以及理智的和道德

的纯洁和崇高。这些,在作出公平的权衡以后,人们将看到其价值在很大的程度上超过那一部分邪恶,这一部分(由于人类的情况如此),将在这个问题中,和在一切其他问题中一样,跟我们人类的最明智的制度,以及我们本性中最好的和最高尚的情感与激情混合在一起。

我们对那些调节每年产品的分配的现象或者在每年产品被分为地租、工资和利润以后发生的现象的研究,进行到现在这个程度,至少已经可以说明,人们认为笼罩着这个问题的悲观情绪只是一种错觉,在一个国家的资源不断开发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腐朽或者衰退的原因,危害任何阶级的幸运,社会的任何一部分的利益都不会永久和任何其他部分的利益对立,在人类的物质构造<sup>①</sup>中或者在人类居住的地球的物质构造中,没有任何东西必需使那些承担高尚的,以及(如果正确理解的话)令人高兴和振奋的工作的人们心灰意懒,他们有责任要通过明智的法律和忠诚的政府,致力于取得社会各个阶级的长期协调和共同繁荣。

可是这些一般的观点仅仅是我们的问题的一部分,虽然在现今的舆论情况下,也许不是最不重要的部分。还有各种次要的真理需要发展和解释,这些真理,如果政治经济学的这一部门会成为一种可靠的和有用的指南,就必须以经验为稳固的基础。作者希望,含有许多这些真理的原则将在这里得到确认,可是我应该说明,我不大了解这个问题的范围和困难,以及我自己曾竭力主张的掌握这个问题的方法。难道我没有说过吗,我相信,要完全取得可

---

① 指“肉体”而言。——译注

以真正地和牢固地掌握的关于本书论述的那些问题的知识，仍然需要许多人(或许要超一代人)耐心的和辛勤的观察和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草率地建立完整的学说体系，条件尚未成熟就想提出权威性的一般原则，可能会继续造成最需要提防的错误。

要成功地或者稳妥地达到这方面的人类知识的境界，肯定不是放任和鼓励这样的错误就能做到的。起先可以有把握取得的那种部分的真理，必然只能是狭隘的原则，根据有限的经验耐心地 and 慎重地琢磨出来的。合乎科学的比较单纯的而范围较广的概括，只有在掌握了这些中间性质的真理之后才可能达到。这是真正的和永久的科学必须经过的路线。从局部的和零星的观察结果，立刻就跃进到最普遍的真理；从无知和混乱状态向系统化知识的根本因素猛进，在飞跃过程中不接触到地面。这是轻率的理论家(而不是哲学家)的路线。那些常常走过这条路线的人一定知道，这样得出的一些命题的单纯性和权威似的面貌，更常常是一种警告，促使人们注意这些命题应用起来靠不住，不能证明它们具有任何真实性。

我希望，人们不会认为这些很多的警告是出于怯懦。假如我没看清楚远处有一个值得这番辛苦的目标，我就不该担负起这份平凡的任务，要推动知识之车在它的行程中前进一步。我坚决相信，总有一天，那些和整个“财富的分配”主题有关的非常复杂的实际问题，会由于应用了已经确立的和透彻了解的原则而不难解决。我也不认为这种信心带有轻率的意味。如果，在经过观察和归纳而通往真理的道路上，人们只能用缓慢的和费力的步子前进，对那些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来说，能够通过一排狭长的远景，看到令人振



奋的最后胜利的盛况，至少是他的特殊幸福。在看到前程如此壮丽而充满了希望的时刻，他们可能不知不觉地忘记自己的和同胞们的脆弱，而向前看到人类齐心协力，以及一代代新人日益增多的发明创造一定会赢得的胜利。

在我结束这篇“序言”以前，还应该表示我对剑桥大学以及大学印刷所管理委员会的感谢，因为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本书是在该所印制并由该所负担费用的。这样的援助本身是一种恩惠，可是接受这种恩惠的感情，就我的这件事来说，是大大地提高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一生中比较成熟的时期重新开始我和一个集体的关系，这个集体我至今仍然对它怀有极度的感情和尊敬，因为，由于进入了这个集体，我才有机会享受个人早年生活中最纯洁和最有生气的乐趣，并获得至少理智上的修养，对于这一点我只能觉得更加感激，因为我年龄越大越看得清楚，这些享受和修养可以给那些幸而能够有意义地加以利用的人带来什么好处。